

PL
2683
A1
1746
v.19

歸田錄卷第一

集一百二十六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
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
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
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
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
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

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
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
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臂爲結構
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
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

宗道

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往易服

一作衣

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也

一作罪大

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

一作公

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

一作俱

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
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
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
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
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

度晁公

宗慤

往時同在館中喜相

諧謔晁因遷職以啟謝丁時丁方爲群牧判官乃戲
晁曰啟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塹一車爲報晁答曰得
塹勝於得啟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

中立

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

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

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

去聲

掖門入石方

趨班且走且答曰祇爲大

音拖

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
誼鶴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

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

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

若水

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恠錢公後傳

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楊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

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啟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

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
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
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
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
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

祁

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

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

公嘗語其

一無此字

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

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

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

况

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

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

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

謂

自平江軍節

度使除兵部尚書叅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

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

執中

罷使相除僕射乃

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

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
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
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
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
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
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
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
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
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

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

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衛也
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
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
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
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

號以問學士竇儀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
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須
用讀書人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
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
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
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

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
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

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
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
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
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
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
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
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
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

準

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旣而又貶衡

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
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
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
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
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爲得體

楊文公

億

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

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

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

曾

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

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

沆

爲相沆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

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
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
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
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
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
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
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
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

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

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
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
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
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

一作盛

於劔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

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
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

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

昌朝時

爲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

鑒

一作監

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叅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

爲叅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述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

二字一作之

一人自盛文肅已下

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

二字一作對

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
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
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
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
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
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
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
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
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薏苡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純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純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作

因侍疾見之耳

陳康肅公

堯咨

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

彥博弼

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黃門

一有三革二字

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

古

二字一作古者

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一作遂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旣而大內火遂遷於王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

二字一作乞移

他所遂遷於集禧

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

度

罷叅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旣

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

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

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

一作士

不可以不學也

王黼公

欽若

罷叅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

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

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黼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

士拜叅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

爲特加

一作

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

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

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

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

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蘓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爲

一作至

宰相賈黃中李至蘓易簡皆

至叅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

一有中
山二字

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

一有云補

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爲人所傳誦

張僕射

齊賢

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

於廳側窺

一作竊

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

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

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

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

一有此字

異於常

一無此字

人也

宋宣獻公

綬

夏英公

竦

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

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

一作五

日夏公

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

一有此字

樞密曹侍中

利用

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

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

出者

一無此字

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

一有之字

所測

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

行矣請者徐啟曰臣已告得侍中亡孀婆或其親信

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

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

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中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勲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旣受命喜見顏色晝夜馳鍊成其獄芮旣被誅曹初貶

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和自布衣時名動

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無享福壽而一作終

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
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旣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
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

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勝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

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
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爲高云今黃鐘
乃古夾鐘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樂又下其聲
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爲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

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
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
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感之皆

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
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爲笑而
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

一作亦

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
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
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
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

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

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

一有因字

亦去其

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

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

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

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爲一作謂四六偶對
最爲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
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
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
因錄其詩以進其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
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
卒得不得一作聞人以爲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

棊二字一作至語咲誼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旣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

氣性一作性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

一有鑄於字

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

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

一作云

粵朕皇祖寶蘇鐘粵斯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

而其形不圓

一有而字

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

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

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鏗鐘又長角而震掉其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

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

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

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

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叅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

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

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

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天聖五年一縣而已吳越王文安公妻到京一令

張五而不大用二十

五

人而三人並登兩府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年由王文安公

自太宗崇獎勳學親賢高才至神宗初年蓋

自

一

言無異其樂亦事

用

一

雖無異必自郊恩之或末幾才宗賢幾人以壽與之

歸田錄卷第二

集一百二十七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佖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佖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亦黠虜也因教佖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弑逆之罪誅佖令受子母而諒祚乃

得立而年甚幼訛詭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卒殺訛詭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
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
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
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詭教人
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
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
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

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

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

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

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

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有此聖人也字

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劣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一作人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

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

一作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

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

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

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

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

一作稱

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

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
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
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
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

一作精絕

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

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

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覆金花於

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碁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憇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碁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
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
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
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
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
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
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
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爲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
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
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
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
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
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
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

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群牧司領
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壑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群牧
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
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
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
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比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鈐之制以賜群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

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
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

一作書

牌榜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饊從留有滑稽子謂人曰彼

家所賣餒餒

音俊

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

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

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餽飫矣晉束皙餅賦有饅

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

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

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公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

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脩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獬獬入布袋矣
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
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
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脩書官尚冀書成
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
其奇薄其初脩唐書也嘗竊嘆曰吾今可謂獬獬入

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

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群

一作詰

公皆以

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

一作肥

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

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

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

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

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蒲室濃

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

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

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四

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

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

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

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

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

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櫟一作子

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
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
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
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
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牒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
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

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無一

此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
字

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

允良

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

一作類

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

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

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
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大傅翰林
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
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
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
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
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

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

一作清
或作晉

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

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阜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

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

協和

二字一作同押

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

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
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
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林長王禹玉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
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
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
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
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
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
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日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
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

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
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
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
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
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
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
於寫錄僮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

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
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
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
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一作
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
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
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

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

得象

與石資政

中立

素相友善而石喜談

一作

詆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

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

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

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一作的爍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

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

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菜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槓櫨置其中槓棹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罍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

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

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

於一無此字懷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

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之二十一
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潜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
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楫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
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

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
莫知所為燕請以鑲腳為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
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
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
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
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
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

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

行於世者

一作悲

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

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
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
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
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
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
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
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

與階階副俚后其習所

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

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即磯云彭即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

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
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
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

打字爾

打字雅反

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盖有槌槌作

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

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

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
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
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
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
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
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
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

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
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
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
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

六字一作亦然

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

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錄卷第二終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蘇軾詩集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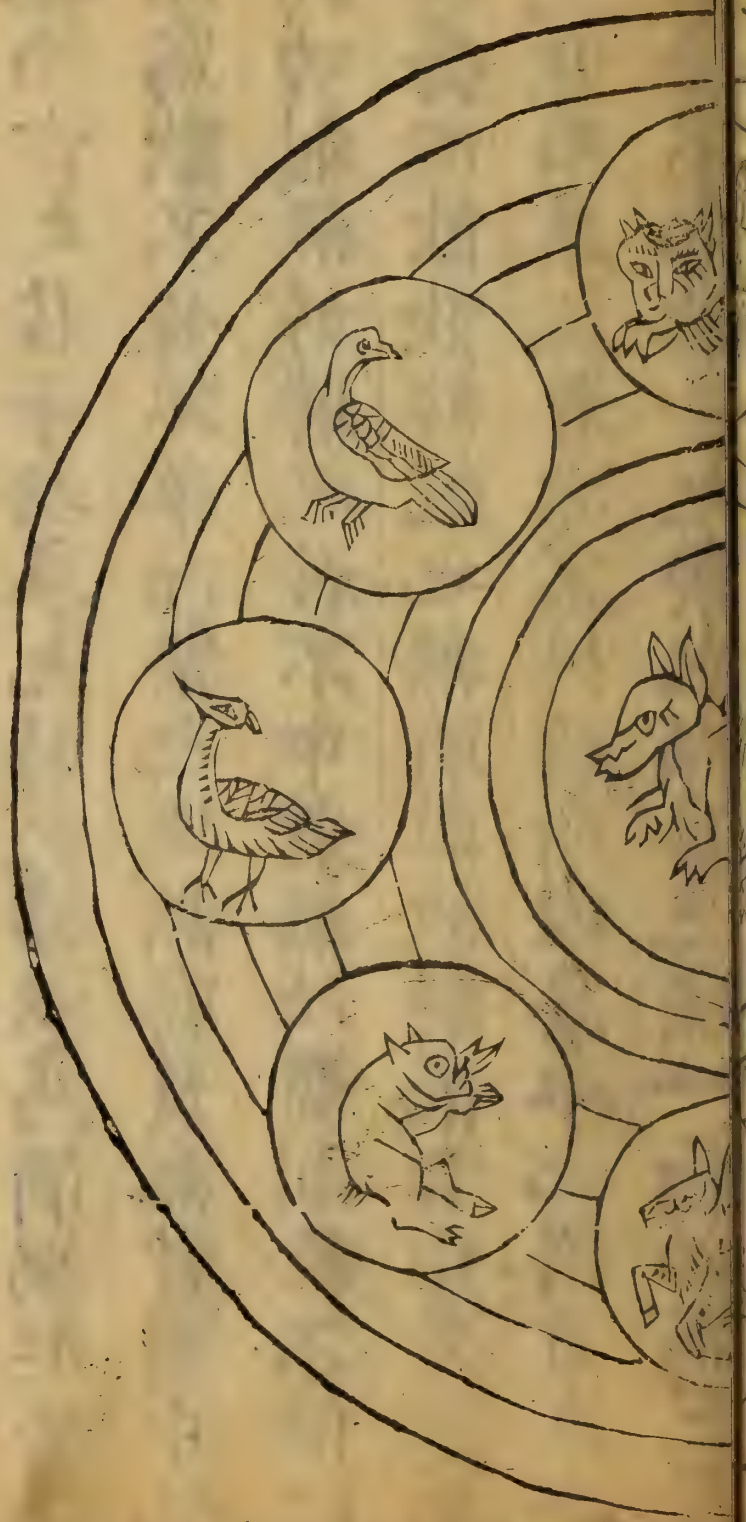
九射格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二十七

三





補遺

二五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
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
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
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
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
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
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
而不耻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

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
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
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
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
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
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
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醕則飲籌而復探
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
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其樂壽中限其熟習煢然一物而再中限其熟習未
而人射其一迨二皆下也射主入而却之也熟習是
人而又不限人射其一而置其熟習而也蓋之必而
主之煢然人限人射其一八人限置其熟習未及八
蓋煢然之煢然不而熟習之熟習也久矣

詩話一卷

集一百二十八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

一作話也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繇乃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輶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

一作獲

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

李拍酒樓頭

一作前

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

宗神御殿蓋

一作寺

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

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

一作飲

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

二字一作於此

時貴不數魚鰕有一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為鏌鋹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
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一作茲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

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

荻芽

一作筍

為羨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

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

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

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剏距今二
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
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
撰述而辭辨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
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
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

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之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集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風月一作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開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

句

一作辭

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

謂非其身脩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

二字一作堪織

能

一作所

得幾何又其

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率

一作主

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新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念精一作清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
咀嚼苦一作且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

嘗或作

遊一縣

忘其縣名

胡大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

二字一作喻胡

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

俗語轉亦湊

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

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

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藏熱而腎藏虛也

又

有詠詩者云

一無此六字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

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

一作兩

中數日無呼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及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
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
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作

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
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
厮短鞦鞣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

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
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
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
半夜鍾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一作撞鍾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

精麤類

此字無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絲一作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道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

一作喜

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鰖魚繁鼓添蓴菜

一作線

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

一作兩

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

一作先生

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

一作大年新蟬

云風來玉宇烏先轉

一作覺

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鳬鷺行哺

次方公全集卷之八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叅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

一作光

白髮

三字一作頭先白

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

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
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道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壽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韻無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

其字

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隨日脚流神

一作鬼

仙事恠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

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

一作歌

中

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

一有羽衣二字

曲今教坊尚

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

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

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

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

四字一作必有知

者爾

龍圖趙學士

師民

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

端默群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辰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

一作發

談笑助

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曲蟻封疾徐一有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拘強而然

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堦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見尤為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詩話卷終

筆說一卷

集一百二十九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
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
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為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
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
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

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
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
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
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
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此一無小人者不閔則
笑是閔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
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
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
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一作事君

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鐘筵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筵以筵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筵叩垣墻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筵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一有則字虛中是聲在虛器之

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鐘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泊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
晝暑者惟據按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
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
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
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
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
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

六字一作自
家成一體

其模倣他人謂

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
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二年十一月冬
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
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
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
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

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鷺泥未為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
泉下豈荒場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
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終非已
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
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
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
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為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
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
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
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鰱鮓是何藥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

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
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
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達有無之
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者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
石引針螭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追迹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

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疑對以熟豈不為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

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晟筆說

余書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晟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為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為精當余嘗為原甫說聖俞壓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為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

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疑至於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柰久余為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為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
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
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試筆一卷

集一百三十

南唐硯

其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竄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三十一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徃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為便介甫知睡真嬾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咲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

一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事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

兼楷十年不勑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
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
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
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
子弟云吾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
以晉人喜畱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
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

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斷木為棋剡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

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
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此一無字
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
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
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
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之二十一
五
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
此語已二一無此字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
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
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
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
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畫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

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一作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
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
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

一作時

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

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

一作碑

入集海角寺留

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

一作琢

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閭仙甚也

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

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
可嘆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
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
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
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
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

一有曰字
或作云

縣古槐根出官

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
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
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
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
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
其論如此歸田錄亦及此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
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

一作佚

蕩天人

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
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
造化爭巧可也

詳載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不獨詩爾其他

一作餘

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

二字一作

自以

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

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

文一作

自學者

變格為文追

一作追

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

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於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脩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槌

廉耻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

一作牽

之耳

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賁育者誠

一作信

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

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

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

一無此字

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

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
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
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
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
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
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

一作音

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

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
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
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
要愚下一有人字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
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
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

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
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卷終

天下之音觀此亦四半大凡十代曰蘓軾書
味意皆少其文采字畫皆自自然然入之姿計

近體樂府卷第一

集一百三十一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其太山老叟東海真仙

一字有

溜穿石而曾窵初終

一有

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

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
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
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

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
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
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東海蓬萊第一仙遙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似東君
壽與物為春億萬年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末
戀蓮峰之絕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陽
之洞逍遙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

指老聃之仙李永佑唐基掌中五色之丸世上千年
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當洪河澄九曲之時是甲
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秦峙天馬來於大宛景星
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鳥集既遇無為之化宜歌
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
唯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睿筭繇長等乾坤而
不老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華岳峯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峯
久結實盤根不記年

中央老人

但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而
嘗殮芝朮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
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奧壤但見璿璣運而寒暑正土
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
沼而麟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
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目開祥遠離王屋之間
來入帝畿之內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
豈止山呼之歲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嵩
嶽三靈齊祝一作壽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某託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廼星極之
老人當火德為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鳴而
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貢屢覩
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
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
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沅虹誕聖遶電開祥來趨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之二十二
三
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翔霧集既羅仙籍之班
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為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薰
曲當使淳音萬國聞

北方老人

但某脩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
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為娛易水歌風曾識荆軻於往
歲燕山勒石親逢寶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
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

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千呂之青雲
慶流虹於華渚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
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闈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
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遙望天庭
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特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君
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會老堂致語

熙寧壬子趙康靖公自南京
訪公於潁時呂正獻公為守

其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

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
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
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鷄黍之
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
方為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
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
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
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

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士况西湖之勝槩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于已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闕之辭寫以

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採桑子

一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
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
沙禽掠岸飛。

二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
欲然。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

風高颺管絃。

三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
醉眠。行雲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
湖中別有天。

四

群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攔干盡
日風。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
歸來細雨中。

五

何人解賞西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
玉卮。誰知閑凭欄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
滄洲白鷺飛。

六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
鈿車。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諠譁。路轉堤斜。直到
城頭總是花。

七

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蓋隨。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片。笙歌醉裏歸。

八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絃。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驂鸞。人在舟中便是仙。

九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無人舟

自橫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芰香清水面
風來酒面醒

十

平生為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
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
當年舊主人

十一

畫樓鐘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忽忽今日歡娛幾
客同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

何人憶謝公。

十二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闌樽前語
笑同。勸君滿酌。君須醉盡。日從容。畫鷁牽風。即去
朝天沃舜聰。

十三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
可驚。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猶似
當年醉裏聲。

朝中措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
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
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歸自謠

一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脉脉。竹風簷雨寒牕隔。離人
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二

春艷艷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剪花如染
香閨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泪珠滴破胭脂臉

三

寒水碧水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
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長相思

一

蘋滿溪柳遶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時隴月低
煙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二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回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即不歸空房獨守時

三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別離低頭雙淚垂
長江東長江西兩岸鴛鴦兩處飛相逢知幾時

四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
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為誰

訴衷情 眉意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
作遠山長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歛欲笑
還顰最斷人腸

踏莎行

一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

一作芳

風暖搖征轡離愁漸

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

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

外

二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
雙雙玉籠鸚鵡愁孤睡薛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
幾處歌聲麗暮然舊事上心來無言歛皺眉山翠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
偷香天賦與輕狂微雨後薄翅膩煙光纔伴遊蜂
來小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為花忙

減字木蘭花

一

留春不住。燕老鶯慵。無覓處。說似殘春。一老應無却
少人。風和月好。辦得黃金。須買笑。愛惜芳時。莫待
無花空折枝。

二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
似波。扁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
人間比夢間。

三
樓臺向曉淡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梁州入
破時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勻酒後
輕寒不著人

四

畫堂雅宴一抹朱絃初入遍慢撚輕籠玉指纖纖嫩
剥葱撥頭惚利怨月愁花無限意紅粉輕盈倚暖
香檀曲未成

五

歌檀歛袂繚繞雕梁塵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
綫穿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坐
迷魂酒半醺

生查子

一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
袖

二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十一
十二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
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
雨

瑞鷓鴣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
夢坐來雖近遠如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
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回淚

眼雙鸞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
花聞塞管

阮郎歸

一

東風臨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籍酒闌珊笙
歌醉夢間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鬟留連花景
惜朱顏黃昏獨倚欄

二

南園春早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

長蝴蝶飛。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鞦韆慵困。
解羅衣。畫梁雙燕棲。

三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窓月影低。塞鴻無限欲驚飛。城
烏休夜啼。尋斷夢。掩深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
綠陰齊。何時聞馬嘶。

四

劉郎何日是來時。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傍山扉。郎
行去不歸。強勻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

伴相思陰陰月上時

長句五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而
今花又飛。一淺螺黛淡顰脂。閑粧取次宜。隔簾風雨
閉門時。此情風月知。

近體樂府卷第一終

閑門却止靜風民

吠犬深鎖行人去路遙門前楊柳

今并又飛

交點薰風韻閑林瓦宜聞薰風雨

落葉輕水樹翻出半箇心朋朋良來無事去豈思而

五

半昧思劍劍民土却

人芳華春無輕薄衣桃花馬路

近體樂府卷第二

集一百三十二

長短句

蝶戀花

一名鳳棲梧
又名鵲踏枝

一

簾幕東風寒料峭
雪裏香梅先報春
來早紅蠟枝頭
雙燕小金刀剪綵
呈纖巧
旋暖金爐薰薰藻酒入
橫波困不禁煩惱
繡被五更春睡好
羅幃不覺紗窗
曉

二

南鴈依稀回側陣，雪霽牆陰迹覺蘭芽嫩。
中夜夢餘消酒困，鑪香卷穗燈生暈。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懽未免縈方寸。
臘後花期知漸近，東風已作寒梅信。

三

臘雪初銷梅蘂綻，梅雪相和喜鵲穿花轉。
睡起夕陽迷醉眼，新愁長向東風亂。
瘦覺玉肌羅帶緩，紅杏梢頭二月春猶淺。
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見。

四

海鷺雙來歸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
春睡重綠鬟堆枕香雲擁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
前春有箇人人共花裏黃鶯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
夢

五

面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
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枕畔屏山圍碧浪翠被
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褰繡幌月明正在梨花

上

六

六曲欄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抱鈿箏
移玉柱穿簾海燕雙飛去蒲眼遊絲蕪落絮紅杏
開時一處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
處

七

遙夜亭皋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
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桃杏一作李依條香暗度

誰上一作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

沒箇安排處

八

簾幕風輕雙語驚午後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
猶未見紅英落盡青苔院百尺朱樓閑倚遍薄雨
濃雲抵死遮人面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為新聲
斷

九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

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
黃昏無計留春住
淚眼問花花不語
亂紅飛過鞦韆
去

十

永日環隄乘綵舫
煙草蕭疎恰似晴江上
水浸碧天
風皺浪菱花荇蔓隨雙槳
紅粉佳人翻麗唱
驚起鴛鴦兩兩飛相向
且把金樽傾美釀
休思往事成惆悵

十一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
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鷓鴣灘頭風浪晚霧重
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着江南
岸

十二

水浸秋天風皺浪縹緲仙舟只似秋天上和露採蓮
愁一餉看花却是啼粧樣 折得蓮莖絲未放蓮斷
絲牽特地成惆悵歸棹莫隨花蕩漾江頭有箇人相
望

十三

梨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
銅漏徹誰教社燕輕離別草際蟲吟秋露結宿酒
醒來不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說珠簾夜夜朦朧
月

十四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
殘照裏無人會得凭欄意也擬踈狂圖一醉對酒
當歌強飲還無味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銷得人憔

悴

十五

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
珠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盞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遏
遙天不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
斷

十六

誰道閑情拋弃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
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

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十七

翠苑紅芳晴滿目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閑隨金轆轤馬蹄踏遍春郊綠一覺年華春夢促往事悠悠百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閑倚遍欄干曲

十八

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簾畫閣重重下欲近禁煙

微雨罷綠楊深處鞦韆掛
傳粉狂遊猶未捨不念
芳時眉黛無人畫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紅
謝

十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
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
來時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
處

二十

欲過清明煙雨細小檻臨窓點點殘花墜梁燕語多
驚曉睡銀屏一半堆香被新歲風光如舊歲所恨
征輪漸漸程迢遞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
淚

二十一

畫閣歸來春又晚燕子雙飛柳軟桃花淺細雨滿天
風滿院愁眉斂盡無人見獨倚欄干心緒亂芳草
芊綿尚憶江南岸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
斷

二十二

嘗愛西湖春色早，顰雪方銷已見桃。開小頃刻光陰
都過了。如今綠暗紅英少。且趁餘花謀一笑。況有
笙歌艷態相縈繞。老去風情應不到。憑君剩把芳樽
倒。

漁家傲

一

一派潺湲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嶺頭明月
上。迷俯仰。月輪正在泉中漾。更待高秋天氣爽。菊

花香裏開新釀酒美賓嘉真勝賞紅粉唱山深分外
歌聲響

二

十月小春梅藥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錦帳美人貪睡
暖羞起晚玉壺一夜冰漸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
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短江天雪意
雲撩亂

三 與趙康靖公

四紀才名天下重三朝構厦為梁棟定冊功成身退

勇辭榮寵歸來白首笙歌擁
顧我薄才無可用君
恩近許歸田壠今日一觴難得共聊對捧官奴為我
高歌送

四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不能言惟解
笑金壺倒花開未老人年少車馬九門來擾擾行
人莫羨長安道丹禁漏聲衢鼓報催昏曉長安城裏
人先老

五

紅粉牆頭花幾樹落花片片和驚絮
牆外有樓花有主尋花去隔牆遙見鞦韆侶
綠索紅旗雙綵柱行人只得偷回顧
腸斷樓南金鎖戶天欲暮流鶯飛到
鞦韆處

六

妾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
昨日為逢青傘蓋慵不採今朝陡覺
凋零照愁倚畫樓無計柰亂紅飄過
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愛其
如鏡裏花顏改

七

花底忽聞敲雨漿
逡巡女伴來尋

一作相

訪酒盞旋將

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

花氣酒香清斲

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
一晌驚起望船頭

閣在沙灘上

八

葉有清風花有露
葉籠花罩鴛鴦侶
白錦頂絲紅錦
羽蓮女妬驚飛不許長相聚
日脚沉紅天色暮青

涼傘上微微雨
早是水寒無宿處
須回步枉教雨裏

分飛去

九

荷葉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陰底昨夜蕭蕭疎雨
墜愁不寐朝來又覺西風起雨擺風搖金藥碎合
歡枝上香房翠蓮子與人長厮類無好意年年苦在
中心裏

十

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脫
洒堪長價牡丹怎得稱王者雨筆露牋勻彩畫日

爐風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厮惹千條萬縷
縈心下

十一

粉藥丹青描不得金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
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鷗鷺夜雨染成天水碧朝
陽借出胭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
新荷的

十二

幽鶯謾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綠柄嫩香頻採

摘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
珠泪暗和清露滴羅衣
染盡秋江色對面不言情
脉脉煙水隔無人說似
長相憶

十三

楚國細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
日夜鼓聲催箭漏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
醉折嫩房紅藥嗅天絲不斷清香透
却傍小欄凝望久風滿袖西池月上
人歸後

十四
七夕

喜鵲填河仙浪淺雲輶早在星橋畔街鼓黃昏霞尾
暗炎光歛金鈎側倒天西面一別經年今始見新
歡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貪眷戀良宵短人間不合
催銀箭

十五

乞巧樓頭雲幔卷浮花催洗嚴粧面花上蛛絲尋得
遍顰笑淺雙眸望月牽紅線奕奕天河光不斷有
人正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
長相見

十六

別恨長長歡計短疎鐘促漏真堪怨此會此情都未
半星初轉鸞琴鳳樂忽忽卷河鼓無言西北盼香
蛾有恨東南遠脉脉橫波珠泪滿歸心亂離腸便逐
星橋斷

十七

九日歡遊何處好黃花萬藥雕欄遶通體清香無俗
調天氣好煙滋露結功多少日脚清寒高下照寶
釘密綴圓斜小落葉西園風嫋嫋催秋老叢邊莫厭

金樽倒

十八

青女霜前催得綻金鈿
亂散枝頭徧落帽臺高開雅
宴芳樽滿按花吹在流霞面
桃李三春雖可羨鶯
來蝶去芳心亂爭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斷年年自作
茱萸伴

十九

露裊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粧天與
麗誰可比女真裝束真相似
筵上佳人牽翠袂纖

纖玉手按新藥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
熏熏媚

二十

對酒當歌勞客勸惜花只惜年華晚寒艷冷香秋不
管情眷眷凭欄盡日愁無限思抱芳期隨塞鴈悔
無深意傳雙燕悵望一枝難寄遠人不見樓頭望斷
相思眼

玉樓春

題上林後亭
名木蘭花令

風遲日媚煙光好綠樹依依芳意早年華容易即凋
零春色只宜長恨少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
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

二

西亭飲散清歌闕花外遲遲宮漏發塗金燭引紫騮
嘶柳曲西頭歸路別佳期只恐幽期闊密贈殷勤
衣上結翠屏魂夢莫相尋禁斷六街清夜月

三

春山歛黛低歌扇暫解吳鉤登祖宴畫樓鐘動已魂

銷何況馬嘶芳草岸 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
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

四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
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
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五

洛陽正值芳菲節穠艷清香相間發游絲有意苦相
縈垂柳無端爭贈別 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

山下歌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

六

六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
春春色無情容易去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
何處所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七

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
人花出牆頭如有意別來已隔千山翠望斷危樓
斜日墜關心只為牡丹紅一片春愁來夢裏

八

池塘水綠春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從頭歌韻響鐙
鏐入破舞腰紅亂旋玉鈎簾下香堦畔醉後不知
紅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九

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敵青
春莫對新花羞白髮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風情
尤惜別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

十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
垂酒入香腮紅一抹杯深不覺瑠璃滑貪看六么
花十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十一

燕鴻過後春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來如春夢幾多
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聞琴解珮神仙侶挽斷羅衣
留不住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十二

蝶飛芳草花飛路把酒已嗟春色暮當時枝上落殘

花今日水流何處去
樓前獨遶鳴蟬樹
憶把芳條吹暖絮
紅蓮綠芰亦芳菲
不柰金風兼玉露

十三

別後不知君遠近
觸目淒涼多少悶
漸行漸遠漸無書
水闊魚沉何處問
夜深風竹敲秋韻
萬葉千聲皆是恨
故歎單枕夢中尋
夢又不成燈又燼

十四

紅條約束瓊肌穩
拍碎香檀催急袞
隴頭嗚咽水聲繁
葉下間關鶯語近
美人才子傳芳信
明月清風

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常為此情留此恨

十五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為誰
愁一曲行人留夜發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藥調長
彈未徹暗將深意祝膠絃唯願絃絃無斷絕

十六

春葱指甲輕擺撚五彩垂條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
槽胡語急隨紅玉腕當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錚鏦
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擡粉面

十七

金花蒸面紅煙透舞急香茵隨步皺青春才子有新
詞紅粉佳人重勸酒也知自為傷春瘦歸騎休教
銀燭候擬將沉醉為清歡無柰醒來還感舊

八
詞粉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蘂犯寒
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還相續不柰情多
無處足樽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歌黛蹙

十九
柳

黃金弄色輕於粉濯濯春條如水嫩為緣力薄未禁
風不柰多嬌長似困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
春有恨勸君著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盡

二十

珠簾半下香銷印二月東風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尋
思鸚鵡前頭休借問驚鴻過後生離恨紅日長時
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泪珠言不盡

二十一

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為誰

回芳草深心空自動
倚欄無語傷離鳳
一片風情
無處用尋思
還有舊家心
蝴蝶時時來
役夢

二十二

去時梅萼初凝粉
不覺小桃風力損
梨花最晚又凋
零
何事歸期無定準
欄干倚遍
重來凭淚粉
偷將紅袖印
蜘蛛喜鵲誤人多
似此無憑安足信

二十三

酒美春濃花世界
得意人人千萬態
莫教辜負艷陽
天
過了堆金何處買
已去少年無計奈
且願芳心

長恁在閑愁一點上心來算得東風吹不解

二十四

湖邊柳外樓高處望斷雲山多少路攔干倚遍使人
愁又是天涯初日暮輕無管繫狂無數水畔花飛
風裏絮算伊渾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

二十五

南園粉蝶能無數度翠穿紅來復去倡條冶葉恣留
連飄蕩輕於花上絮朱欄夜夜風兼露宿粉棲香
無定所多情翻却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妬

二十六

子規

江南三月春光老
月落禽啼天未曉
露和啼血染花
紅恨過千家煙樹杪
雲垂玉枕屏山小
夢欲成時
驚覺了人心應不似
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二十七

東風本是開花信
及至花時風更緊
吹開吹謝苦
忽春意到頭無處問
把酒臨風千萬恨
欲掃殘紅
猶未忍
夜來風雨轉離披
滿眼淒涼愁不盡

二十八

陰陰樹色籠晴晝
清淡園林春過後
杏腮輕粉日催紅
池面綠羅風卷皺
佳人向晚新粧就
圓膩歌喉珠欲溜
當筵莫放酒杯遲
樂事良辰難入手

二十九

芙蓉鬪暈燕支淺
留着晚花開小宴
畫船紅日晚風清
柳色溪光晴照暖
美人爭勸梨花盞
舞困玉腰裊縷慢
莫交銀燭促歸期
已祝斜陽休更晚

漁家傲

續添

正月斗杓初轉勢
金刀剪綵功夫異
稱慶高堂歡幼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十二
稚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
十四新蟾圓尚未樓
前乍看紅燈試冰散綠池泉
細細魚欲戲園林已是
花天氣

同前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
惟有海棠梨第一深淺拂天生紅粉
真無匹
畫棟歸來巢未失雙
雙款語怜飛乙留客醉花迎曉日
金盞溢却憂風雨
飄零疾

同前

三月清明天婉婉晴川袂
襖歸來晚況是踏青來處
遠猶不倦鞦韆別閉深庭
院更值牡丹開欲遍酴
醾壓架清香散

誰解勸增春戀東風回晚

無情絆

同前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
幄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
手香滿袖葉間梅子青如
豆風雨時時添氣候成
行新筍霜筠厚題就送春
詩幾首聊對酒櫻桃色照
銀盤溜

同前

五月榴花妖艷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
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正是浴蘭時節動菖
蒲酒美清尊共葉裏黃鸝時一弄猶鬢髮等閑驚破
紗窓夢

同前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奇峰露沼上嫩蓮腰束
素風兼露梁王宮闕無煩暑畏日亭亭殘蕙炷傍
簾乳燕雙飛去碧筵敲冰傾玉處朝與暮故人風快

涼輕度

同前

七月新秋風露早渚蓮尚折庭梧老是處瓜華時節
好金樽倒人間綵縷爭祈巧萬葉敲聲涼乍到百
蟲啼晚煙如掃箭漏初長天杳杳人語悄那堪夜雨
催清曉

同前

八月秋高風歷亂衰蘭敗芷紅蓮岸皓月十分光正
滿清光畔年年常願瓊筵看社近愁看歸去燕江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一
天空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鄉關千里
危腸斷

同前

九月霜秋秋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惟有東籬黃菊
盛遺金粉人家簾幕重陽近曉日陰陰晴未定授
衣時節輕寒嫩新鴈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鴈來應有
吾鄉信

同前

此篇已載本卷但數字不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鴛帳美人貪睡

暖梳洗嬾玉壺一夜輕澌滿
樓上四垂簾不卷天
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
紅日晚江天雪意
雲撩亂

同前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黃鐘應管添宮線
獵獵寒威雲
不卷風頭轉時看雪霰吹人面
南至迎長知漏箭
書雲紀候冰生研
臈近探春春尚遠
閑庭院梅花落
盡千千片

同前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
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隴上雕鞍惟疑數

騎獵圍半合新霜裏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
一鴈寒空墜

荆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闕云五綵新絲纏角粽金
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
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大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
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荆公之沒二
紀余自永平幕召還過武陵始得於州將李君誼

追恨荆公之不獲見也誼太尉猶子也

年中秋日金陵

闕其名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歙州太守濠梁許君
頌之席上見許君舉荆公所記三句且云此詞才
情有餘它人不能道也後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
此本於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興二月朔
自尤溪避盜宿龍爬以待二弟適無事謾錄於此
吏部員外郎朱松喬年

近體樂府卷第二終

